



魯齋全書卷之四



四川按察司副使河內郝紹玉鄉編集

翰林院修撰 經筵講官懷慶何瑋粹夫校正

河內縣知縣關西高傑冠英刊行

遺書

直說大學要略



大學之書是孔夫子的言語當時孔子為魯君不用就魯國便去周流齊燕趙宋陳楚衛七國那七國之君也不用孔子却來魯國教三千徒弟於內有箇徒弟喚做曾子那箇記述孔子的言語做成大學阿的

是根脚起處如伏羲神農黃帝從有天地以來爲頭
兒立這箇教人的法度選着好人做司徒復示以教
人的緣由伏羲在位一百六十四年神農在位一百
四十五年黃帝在位一百年堯在位一百單一年舜
在位五十年後頭到夏商周三代這教人的法度漸
漸的完備了朝廷的宮裏大城子裏小城子裏以至
村裏都立着這學房上至朝廷的孩兒下至公卿大
夫每的孩兒百姓每的孩兒聰明的八歲入小學十
五入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德是人心都有這德性虛靈不
昧因後來風俗變化多有昏昧了處孔子所以說這
在明明德正是教後人改了那昏昧都教德性明着
明德中便知天地造化陰與陽相爲運行中間便有
五行金木水火上陰陽是春夏秋冬四季春屬木夏
屬火秋屬金冬屬水四季屬土

土寄旺四季各十八日

木是仁火是禮土是信金是義水是智夫婦是陰陽
人受五行之氣成人天與人的仁義禮智信仁是溫
和慈愛得天地生萬物的道理義是決斷事物不教
過去不教趕不上都是合宜的道理禮是把體面敬

重爲長的道理智是分辨是非的道理信是老實不說謊的道理這五件雖是天與人的德性一箇箇人都有人人各有稟受不同稟得清氣多的生得精細稟得濁氣多的生得不精細便如蜜蜂兒有箇頭兒便自理會得那君臣的道理大虫豹子不喫他孩兒便自省得那父子的道理鴈大的小的厮隨着成行飛呵便自省得那兄弟的道理狗認得主人便自省得那恩義的道理雖是人後來多被昏濁的氣蔽得那德性不明天生的好聰明的人出來教與萬民做主人做師父教道著人教都省得他元有的仁義禮智信不教昧了其間行得高了人及不得的做得大事可以做聖人行得較低處可以做賢人便如孔子道湯王去沐浴盆上寫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人身上有塵垢今日洗了明日又洗每日洗得身上乾净若一日不洗呵便塵垢生出來恰似人心裏常常地思量呵好公事每日行着不教錯了若一日不思量呵恐怕便行得錯了這的是那明明德有說那在新民呵民是天下百姓若不教不道多是合仁處不仁合義處不義合禮處不禮合智處不智合信處不信眼中只要見好顏色耳中只要聽好音樂口中

只要喫好茶飯鼻中只要聞好香氣只要快活一就
把那心都使得這上頭去了不問道理合與不合只
揀他愛的便做此等人雖有人形便與禽獸一般了
聖人出世自己能明明德見這般人教與那天與的
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將在前錯行了的改過自新
這的便是新民在止於至善是那事最上等好處且
說朝廷根前行呵把心敬謹便是爲官的道理最上
等好處爺娘根前孝順便是爲子的道理最上等好
處以至孩兒每根前慈愛便是做爺娘的道理最上
等好處與人做伴當呵信實不說謊便是伴當其間

的道理最上等好處這幾件都依着行呵便是止於
至善

一件事到根前心裏知有處置便心定心既定更休
動便是靜能心靜不亂便是能安能安呵是能處置
便理會得那不合怕的不怕不合喜的不喜不合怒
的不怒不合憂的不憂敬心常在這其間將事上心
細尋思自有得處然後理會格物致知聖人教人今
日學一件把那一件道理窮究到是處明日再去爲
一件又恁的窮究今日明日只管窮究將去或看文
書評論古人是的不是的或是眼前見的事思量合

做不合做的這幾般一件件分揀得是呵便是格物的歹的合的不合做的都省得了心上明白無些昏蔽便是致知誠意是那不昧自己不謾別人便是誠意如臭穢之物人見便嫌是真箇嫌好的顏色人見便愛是真箇愛此便是誠意雖獨自坐時也常把心來休教縱了小人大人不見處甚的歹勾當不做出來及至見人口裏則說道俺做好公事却不知道好人先自知他做得歹了那肚皮裏肝和肺上事都被高人見了這般說謊呵謾不過人怎似那人誠實的

心正正當當地孔子道脩身在正心心是一身的主宰心若主得正呵身裏行得不錯了若那心偏了呵不合怒的便怒不合喜的便喜不合愛的便愛不合怕的便怕我若行得正做得正呵我又怕甚麼怒也怒得是喜也喜得是憂也憂得是比如怕呵有幾般怕便似做宰相的人見朝廷行得錯了便合諫若朝廷怒呵也不合怕死若怕死隨着朝廷行得錯了不諫呵便是不合怕的怕不合怕的怕便是箇不合進的進不合退的退一般意見若事上不用心眼前見也不明白耳中聽也不分明口中說也不知滋味

心既正身自脩得正身既脩得正家使可齊齊家又
在脩身身是一家的主自己一身既是做得正咱一
家人大的小的親的不親的家法自然不亂了若是
自己已有偏愛的有偏嫌的有偏怕的有偏敬重的有
偏可憐見的有偏小覷的愛的不合將那歹處也愛
嫌的不合將那好處也嫌更說比喻爺娘愛孩兒好
不知孩兒每不是處身上有一件偏向便是不會齊
家齊得家事便是治國的法度治國又在齊家凡人
心既正了身又脩得正在一家之中爲父者慈爲子
者孝一日在朝廷爲官決忠於君在家兄弟和睦在
外與人做伴當老實心裏慈愛覷着百姓恰似覷着
家裏孩兒每一般只要教百姓快活便是自己快活
一般孔子道一家仁一國興仁如堯帝舜帝行仁天
下皆行仁桀正紂王不行仁德政事暴虐待教天下
行仁百姓每怎生行得仁上頭人不曾教導下頭人
怎生學得自古好人都會自己身上尋思自己心正
便能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做得有如平天下在
治國若能以禮讓治國呵必能以禮讓治天下比這
堯帝讓位於舜朝廷衆官皆興讓這的是孔子道一
家讓一國興讓天下皆這般地呵那裏有那相爭還

報的道理在上的敬老人在下的便孝順在上的重
長上在下的便敬長上頭人恤孤念寡下頭人便可
憐見那孤寡在上者不以正禮使在下人在下者也
不肯盡心以事其上若不以正禮使在前人在後者
也不肯盡心若不以正禮使右邊人左邊人也不肯
盡心百世無疆盡心百世無疆盡心百世無疆盡心百世無疆
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若文人武人都是這箇道
理聖人千言萬語不過只是說這幾件的道理這幾
件的道理須索用自已心一件件體驗過依着行呵
便有益若不用心體驗便似一場閑話也似這般說
過去了便無益

一件錢穀是國家大事生財有箇道理作生活
者多食用者少做造者多使用處不過當這般
呵財常不闕少

一件宋宰相呂正獻公曾說做宰相只理會錢
呵不是好事百姓是國之本財是百姓之心多
取歛錢財必損着百姓損着百姓必損着國家
小人多收歛錢財教君王見喜君王不覺百姓
生受却道國家有利益君王又道此人肯受天
下怨却不知天下怨氣只在君王處因此上賢

的君王在事前處置得不教生亂

孔子道脩身在正心這的是大學裏一箇好法度能正心便能脩身能脩身便能齊家能齊家便能治國能治國便能平天下那誠意格物致知都從這上頭做根腳來大槩看來這箇當於正心上一步一步行着去一心正呵一身正一家正一國正這的便是平天下的體例這般心正的人有那好勾當便肯向前去做見那歹勾當便不肯向前去做如那朱晦庵解了六經四書諸家文字許多生受了他是箇正心的人肯去做呵做的都是那好勾當如古時有箇柳盜跖專一要做賊打劫喫人的心肝也是一箇昧心不是那正心的人都做得歹了教後人道不好將那顏回來比呵便見得柳盜跖歹顏回好顏回是能正心的人盜跖是不能正心的人若是正心呵恐怕身上有些兒不是處一日家三遍思量不教有些兒不到處都教做得正正當當地好似這般便能齊家能齊家則俺家大的小的都學俺一般樣好不教大的不做大小的不做小治得這家齊呵便治得那國事也好治國是做朝廷的政事大勾當平天下是治得那國事好教天下四海內外都太平的勾當心若有些

兒不正便是昧了心便是要去謾人謾了下頭人呵便是昧心謾了上頭人呵天也不可憐見有一等人常常的做歹勾當却來人面前說道俺做的勾當好便如掩着那耳朵了去偷那鈴的也似他自道別人不見他不知道別人先自見了他和他的肺上肝上的事都見了這般的便是那心不正昧了心要謾人的人大槩論來大學只是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細分開却有八件且如明德新民比着堯帝去征苗民有苗民並驩兜作歹的人將那已前歹的心都改正了重新做箇好人却用此做好勾當又如楚平王在臨

潼關寶用那賢人贏了諸國孔子道楚書說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這的是那楚國有好人所以楚國強這般樣思量呵便是明德新民到得那至善的意兒這三項都從心正上做若心正也能誠意也能格物也能致知這其間一箇心正仁義禮智信三綱五常君臣父子老的小的都正如桀王暴虐紂王寵妲己只理會快活多徵百姓每差發錢積在那鹿臺庫裏糧積在那鉅橋倉裏却不思量這般東西都是百姓每身上脂膏教百姓每怨不好天下諸侯都怨爲這上賢的人比干諫他又將比干殺了天下諸侯

每都投奔西伯昌西伯昌死西伯昌的孩兒武王興
兵伐紂將紂王殺了這的都是那不能正心做壞了
家國又如周幽王愛褒姒褒姒是幽王的妃子褒姒
尋常不好笑幽王要褒姒笑却去烟火臺上擂鼓燒
火諸侯每尋常將這火鼓爲信號纔見擂鼓燒火則
道是賊來害幽王諸侯每都來救幽王平白地擂鼓
燒火諸侯每都來褒姒見了大笑諸侯每來到見沒
事知道幽王召咱每來只是要引得褒姒笑或別一
日申伯將引西番軍馬來殺幽王幽王燒火擂鼓諸
侯每都不來救幽王被西番殺了褒姒被西番虜了

這的是不能正心便是沒誠意自將國家壞了如隋
煬帝科天下數萬人夫開河脩路栽花插柳打造龍
船準備開了河道差天下夫都拽船去遊翫揚州這
般害殺天下百姓壞了國家至今人都笑罵將這堯
帝讓位與舜帝比呵堯帝是箇正心的人認得舜帝
也是那正心的人便肯將那位來讓與舜做若當時
堯立丹朱爲主呵也由堯帝堯有這般肯心讓與舜
帝天下都無相爭還報的心是以正心用正人天下
後世說做仁賢之君孔夫子教人理會得這大學正
要教人行得這大學便是正正當當的人心若正便

有些行不盡的政事決沒一些箇歪斜偏向處大凡
爲人件件從那正心上行得來自然有箇主張不胡
亂行事又如前賢說道學好人的如造塔兒一般一
步高如一步學歹的人似穿井一般一步低如一步
天下事不揀甚麼公事都從那正心上做將出來撇
不得那正心兩箇字心正的勾當在上的正可在下
的也正一家正呵在下孩兒每都正一國正呵天下
的人心都正備細思量正心是大學的好法度

讀易私言

初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陽居之才可以有爲矣或

恐其不安於分也以陰居之不患其過越矣或恐其

懦弱昏滯未足以趨時也四之應否亦類此義無應

困於弱有應則或傷於躁坎無大抵柔弱則難濟剛

健則易行故諸卦柔弱而致凶者其數居多豫剛坎

旅小過剛健而致凶者唯頤大壯夬而已若總言之

居初者易貞居上者難貞易貞者由其所適之道多

難貞者以其所處之位極故六十四卦初爻多得免

咎而上每有不可救者始終之際其難易之不同蓋

如此一本作其難易

艮六居初者凡八陰柔處下而其性好止故在謙則

合時義而得吉在咸則感未深而不足進也以是才居遯則後於人而有厲然位卑力弱反不若不往之爲愈也蹇之時險在前也止而不往自有知幾之譽勉於進則陷於險也艮以止於初爲義故但戒以利永貞漸之才宜若此也雖小子有言於義何咎旅雖有應而不足援也斯其所以瑣瑣乎小過宜在下而反於上斯其有飛鳥之凶乎柔止之才大率不宜動而有應動而有應則應反爲之累矣謙最吉小過最凶坤六居初者九八坤柔順處下其初甚微而其積甚著故其處此與否之初也皆能獲吉豫有應在上是

動於欲而不安於分也凶亦宜乎

一本無上二段

二二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况

不得其正乎

一本乎上

二雖不正而猶有得中之美

况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臣也二遠君之臣也其

勢有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二中

位陰陽處之皆爲得中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

謂其才如此故於時義爲易合時義既合則吉可斷

矣

一本吉上

究而言之九爲陽者本吉也陽雖本吉

不得其正則有害乎其吉矣雖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可保其吉也必也當位居中能趨時義然後其吉

乃定凡爲陰者本凶也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有緩
乎其凶矣雖失正矣苟居中猶可以免其凶也必也
不正不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陽得位得中
者其吉多焉陰失位失中者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
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也大矣哉時
之義乎一本自究而言之以下
文少不同今重錄如此

凡陽本吉凡陰本凶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害乎吉
矣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保其吉也必也當位居中
能趨時義然後其吉乃定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緩
其凶矣失其正或能居中猶可免其凶也必也不正
不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得位得中之陽其
吉多焉失位失中之陰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
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大矣哉時之義乎
乾九二九剛健之才也而承乘又剛健是剛健之至
也處陰得中有溥博淵泉時出之義臣才若此其於
職任蓋綽綽然有餘裕矣夫剛健則有可久之義得
中則有適時之義兼二者而行雖無應可也况六五
虛中以待已者乎此八卦所以皆無悔咎而有應者
尤爲美也

兌九二兌之九二剛而得中也雖承上於柔邪不足

爲累此以得中之義爲勝也獨節之爲卦自有中義
所不足者正而已今既不正矣其何以免於凶乎

巽九二兌之中以剛爲說巽之中以剛爲入皆有不通
通用之臣也然兌務於上上一陰巽務於下下一陰

其勢有所不同如井之義貴於上行也而九二無應
狗已才而下之違時拂義人莫肯與以谷射甕敵取
象其亦宜乎

坎九二下陰一本柔作險之始也上陰一本柔作險

之極也而以陽剛之才獨居中焉是已無賴於彼而
彼有待於已也加以至尊一作君應之則險道大行不

爾一作然則幾入於困矣大率有應而道行則以貞幹

之義爲重無應而處中則以須守之義爲重錯舉而
言一作舉則卦之才皆備焉

坤六二否之時不爲窮厄所動豫之時不爲逸欲所
牽非安於義分者莫能也坤之六二居中履正且又

靜而順焉宜其處此而無敗也雖然創物兼人陽之
爲也柔順貞靜陰之德也以陰之德而遇剝觀則剝

傷於柔而觀失於固矣夫何故時既不同義亦隨異
此六爻所以貴中正而中正之中有隨時之義也

震六二六二陰柔而在動體雖居中履正然下乘陽

剛成卦之主其勢不得安而處也非惟其勢不得安而處揆其資性一本作才質亦不肯安而處也或上應或

下依有失得之辨焉復無應而下仁吉之道也過此則違道而非正矣隨頤益之時方受彼也上下之來又

何患焉無妄之世方存誠也或應或依祗足為累他卦皆以乘剛之義為重也屯噬大率處則乘剛動有

得失一本作失得非坤二柔中之比也一本震六二後艮六二以剛處上以柔處下尊卑之勢順也艮之大

體既備此象矣而六二又乘剛履柔居中得正宜其處諸卦而無過也雖然柔止之動居禮制若當大有

為之時則有不可必者故在蹇未能濟處艮莫能止究其用心忠義正直終不可以事之成否為累也一本

不可必作不可畢究其用心作究其處心為累也作為疵也離六二初與三剛而得正皆有為之才也然其明照

各滯一偏唯六二中正見義理之當然一本無理字而其才幹有不逮其明善者甚矣才智之難齊也得有應

於上一本無有字則明有所附矣然非剛之善用明實明之能自用也大抵以剛用明不若以明用剛之為順

故八卦用五附三其勢略等而離之六五有應於下者為最美也

三卦爻六位唯三為難處蓋上下之交內外之際非
平易安和之所也故在乾則失於剛暴在坤則失於
柔邪震動而無恒巽躁而或屈離與艮明止係於一
偏坎與兌險說至於過極皆凶之道也然乾之健雖
不中也猶可勝任坤之順雖不正也猶能下人二者
之凶比他爻為少緩若夫坎之與兌以陰處陽以柔
乘剛不正不中悖忤時義其為凶也切矣是以乾坤
為輕坎兌為重總而論之亦曰多凶而已矣
乾九三過剛不中難與義適然以其有才也故諄諄
焉戒命之曰夕惕曰敬慎曰難貞庶或有可免者不

然則用所偏而違乎義矣凶其可逃乎

四四之位近君多懼之地也一本作近君之位以柔

居之則有順從之美以剛居之則有僭逼之嫌然又

須問居五者陰邪陽邪以陰承陽則得於君而勢順

以陽承陰則得於君而勢逆勢順則無不可也勢逆

則尤忌上行上行則凶咎必至離之諸四皆是也震

則四為成卦之主才幹之臣也且能動而知戒是四

有補過之道一本過以陽承陽以陰承陰皆不得於

君也然陽以不正而有才陰以得正而無才故其勢

不同有才而不正則貴於寡欲故乾之諸四例得免

咎而隨之四夫之四有凶悔之辭焉無才而得正則
貴乎有應故良之諸四皆以有應為優無應為劣獨
坤之諸四能以柔順處之雖無應援亦皆免於咎此
又隨時之義也

乾九四九而居四勢本不順然以其健而有才焉故
不難於趨義又上卦之初未至過極故多為以剛用
柔之義以剛而用柔是有才而能戒懼也有才而能
戒懼雖不正猶吉也

兌九四處下而說則有樂天之美處上而說則有慕
爵之嫌初九雖無應猶可也

一本作故初九九四雖無應猶可得吉

有應尚多戒辭也然以剛說之才易得勝任故有應

者無不吉而無應者亦有免之之道云

一本勝任下作故有應無

應皆有得吉之道

離九四陽處近君而能保其吉者以其有才而敬慎

故也火性上炎動成躁急非惟不順君之所用且反

為君之所忌也恣橫專逼鮮有不及禍唯噬嗑之去

間睽離之相保與羈旅而親寡之時取君義為甚輕

故其所失亦比他爻為甚緩

一本無故字甚作頗

究而言之固

非本善之才也

震九四離之成卦在乎中故以中為美震之成卦在

手下故以下為貴若是則震之九四乃才幹之臣也
君之動由之師之動亦由之其功且大矣其位已逼
矣然而卒保其無禍者何哉蓋震而近君有戒慎恐
懼之義以陽處陰有體剛用柔之義持是術以往其
多功而寡過也宜乎雖然功大位逼而不正不可以
久居其所也久居其所則勲德反下此恒之所以戒
於田無禽歟一本作然而卒保無禍者以其戒慎恐
懼之義也陽處陰位為體剛用柔持是
以往往其多功而寡過宜哉雖然功大位逼而不正不
可久居其所也久則勲德反下此恒之象有田無禽
歟
巽六四陰柔之質自多懼也順入之才能承君也以

是而處每堪其任故八卦皆無凶悔之辭一本作陽
上陰下與

坎不殊順而入之相得尤固
此所以亦無凶悔之辭

坎六四其以陰柔得位而上承中正之君略與巽同

然又有以險之性焉以此處多懼之地則宜矣故八

卦亦無凶悔吝之辭一本作以陰承陽其勢已順而
其才質且能周旋曲折不違於

正道宜處多
懼而無咎也

艮六四以柔止之才承柔止之君雖已身得正一本
已身

得作而於君事則有不能自濟者必藉陽剛之才本

應作而後可以成功故離九應之則終得婚媾震九應

之則顛頤獲吉至於止乾之健納兌之說皆可成功

而有喜不爾然一作處剝見凶處蒙蠱見吝矣艮以能

止為義能止其身則無咎可也

坤六四六坤之四不問有應與否一本六四下有皆無凶

咎蓋為臣之道大體主順不順則無以事君也一本

下作蓋臣之道子之道妻之道

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一本作人諸爻之德莫

精於此粹一本作莫有故在乾則剛健而斷在坤則重

學而順未或有先之者至於坎險之孚誠離麗之文

明一本無巽順於理良篤於實皆能首出乎庶物不

問何時克濟大事專謂五多功者此也一本此也獨

衆強輔兌比小人於君道為未善觀其戒之之辭則

可知一本則作觀其辭矣

乾九五剛健中正得處君位不問何時皆無悔咎唯

履之剛決同人之私昵不合君道故有厲有號咷一本

乾九五是以剛健中正之才而處人君之位也云云

兌九五下履不正之強輔上比柔邪之小人非君道

之善道也然以其中正也一本作勢非善故下有忌

而可勝上有說而決大哉中正之為德乎一本無

離六五強輔強師而六以六無文明柔中之才而麗

之一無悔可亡也事可濟也然更得九二應之為

貴濟也下一本作更得故大有睽鼎未濟皆吉而他

卦止以得位得中而免也一本無他卦二字有

震六五九四陽剛不正之臣臣一無九字為動之三而

六五以柔中乘之六字無其勢可嫌也一字無得九二剛

中應之其勢頗張故恒大壯解歸妹比他卦為優而

豐之二五以明動相資故其辭亦異焉一本作故亦

過之無應也勝於震豫小

巽九五以巽順處中正又君臣相得而剛柔相濟相

得則無內難相濟則有成功不待於應自可無咎應

則尤為美也一作以巽順之道處中正之位君與臣

之難相濟則有成功之理坎九五以陽剛之才處極尊之位中而且正一無之位

不待於應而自能無咎也四可以有為也然適在險中未能遽出一作能故諸卦

皆有須待之義夫能為者才也得為者位也可為者

時也有才位而無其時其字無不緩待之則有咎矣本

作唯待為可待而艮六五君輔皆柔且無相得之義本不可有為也一無

至於可則無咎矣且字以六有靜止得中之才上依而下任也一作持

也字柔中上故僅能成功一無故字然非可大有為也無

依下藉更或無應一本更則獨依剛傳於君道為愈

作然能更或無應作二則獨依剛傳於君道為愈

作能更或無應作二則獨依剛傳於君道為愈

作能更或無應作二則獨依剛傳於君道為愈

下矣一作是不得於臣又不得於君於君道何取焉

坤六五坤六居五雖不當位然柔順重厚合於時中

有君人之度焉得九二剛中應之則事乃可濟故師

泰臨升或吉或無咎而他卦則戒之之辭為尤重蓋

陰柔之才不克大事且鮮能永貞故也一作以六居五中而不正

得九二剛中濟之事乃可立故師泰臨升或無咎而

他爻率皆戒辭蓋陰柔之才不克自立又鮮能永貞

上上事之終時之極其才之剛柔內之應否雖或取

義然終莫及上與終之重是故難之將出者則指其

可由之方否鮮用濟事之既成者則示以可保之道無

妄順家才適時甚足貴也臨艮時過適則難與行也

乾冲小蓄泰大過恒益義之善或不勸則直云其

吉可也大有剥大過既濟勢之惡或不可解則但言其凶也

屯訟比噬嗑復坎明夷夬有始不得志而終無悔吝

者同人有始厭其欲而終有過敗者萃因其偏而用

者才尚可也升蒙反其常而動者事已窮也師謙質

雖不美而冀其或改焉則猶告之豫大比位雖處極

而見其可行焉則亦諭之需艮有成終之義故八卦

皆善蒙蠱賁剥大

履係於所履觀係於所生吉凶不敢主言也大抵積

微而盛過盛而衰有不可變者有不能不變者六爻
教戒之辭唯此為最少大傳謂其上易知豈非事之
已成乎一作蓋其事

讀文獻公撰著說

盧君校正撰著之說一本作校定曲析難深辭意隱

晦及探其所以去取之由則有甚可疑者如舊說一

爻變究以四齊之而不合乾坤六子之率及為自說

乃以八齊之一法而兩其數其為不同已甚可怪况

四齊八齊之後尤不能一無字見靜變往來之實雖能

苟合其率而不知實不相似也且初撰必令多少之

數均是分二之後不掛一而掛二也既違大傳又悖

先儒其不敢以為然也審矣為漢八卦靜變往來之

數云一無字為乾而靜者八千一本自註云諸卦大括

之二爻變者又次之二爻變者為最少

一爻變而之巽之離之兌者皆四千八百

二爻變而之艮之震之坎者皆二千八百八十

三爻變而之坤者一千七百二十有八一本無

計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正合十五畫卦之數

數成卦則六十四備矣六子皆放此一

為坤兩靜者二萬一千九百五十二

一爻變而之震之坎之艮者三千一百三十有六
二爻變而之兌之巽之離者四百四十八

三爻俱變而之乾者六十四
爻以老動而陰性本靜故在坤而變者為極少

三計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一本無此

為震為坎為艮而靜者皆一萬五千六百八十

一爻變而之坤者皆七千四百有八

而震之兌離坎之兌巽艮之離巽者皆三千二

百四十

二爻變而之乾者皆三百三十

而震之坎艮之震艮艮之坎艮者皆一千三百

四十四

三爻皆變而為巽為離為兌者皆一百九十有二

右三變亦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一本無此數

為巽為離為兌而靜者皆一萬一千二百

一爻變而為乾者皆一千六百

而巽之艮坎離之艮震兌之坎震者皆六千七

百二十

二爻變而為坤者皆四千二十二

而巽之離兌離之巽兌兌之離巽者皆九百六

三十

三爻皆變而為震為艮為坎者皆五百七十有六
右三卦亦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二卦靜變之數計二十六萬一千一百四十四九二十八字

諸卦之數大率靜者最多而一爻二爻變者次之本

作一爻變者次之三爻俱變為最少蔡氏曰一奇一

耦對對待者陰陽之體陽三陰一一饒一乏者陰陽

之用故四時春夏秋生物而冬不生物天地東西南

可見人之瞻視亦可與左右可見而背不可見也不

然則以四十九著虛一分二掛一揲四則為奇者二

為偶者三而老陽得八老陰得八少陽得二十四少

陰得二十四不亦善乎聖人之智豈不及此而其取

此不取彼者誠以陰陽之體數常均用數則陽三而

陰一也觀此則盧君之得失可見戊申八月庚辰識

于家塾用驗他日學之進否云

論陰陽消長

凡陰陽消長皆始於下故得下則長失下則消自始

少而至長極凡八消則始消而至消盡凡八長蓋消

之中復有長焉長之中復有消焉長中之消其消也

漸微消中之長其長也亦漸微故一復長而至三益

三復消而為二震二長而至四無四復消而為二夷明

二長而至四人家四復消而為三豐三長而至五同五

復消而為二臨二長而至四坤四復消而為三歸三

長而至五履五復消而為三泰三長而至五畜五復

消而為四坎四長而不消遂至於極也雖然此姑論

六畫者然也積而至於九至於十二以至於無窮則

所謂純陽純陰者正猶一尺之筮日取其半萬世不

竭其細微之極非特不可取而得亦不可視而見也

是知天下古今未有無陽之陰亦未有無陰之陽此

一物各具一太極一身還有一乾坤也孟子謂萬物

皆備於我者是也弟未得一無之數公而小之以見

吾生亦未得吾生之數游而上之以見其元安得如

康節邵先生者從而問之至元三年和興二月二十有

一日謹記時寓燕京崇天觀中

長

一三五

二四

三五

四二

三一

消

五三

四二

三一

古香小學大義

古者民生八歲上至王公下至庶人之子弟皆令入小學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歲自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者皆入大學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小學大學所以分也當其幼時若不先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及其年長若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先之以小學者所以立大學之基本進之於大學者所以收小學之成功也三代盛時賢才輩出風俗醇厚蓋由盡此道也自秦始皇焚書已後聖人經籍不全無由可校古人爲學之次第班孟堅漢史雖說小學大學規模大略然亦不見其間節目之詳千有餘年學者各以己意爲學其高者入於空虛下者流於功利雖苦心極力博識多聞要之不悖於古人者鮮矣至唐韓文公始引大學節目以爲爲治之序及前宋伊洛諸先生又表章大學一篇發明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近世新安朱文公以孔門聖賢爲教爲學之遺意參以曲禮少儀弟子職諸篇輯爲小學之書四卷其綱目則有三曰立教明倫敬身立教者明三代聖王所以教人之法也蓋人之良心本無不善

由有生之後氣稟所拘物欲所蔽然其私意妄作始
有不善聖人設教使養其良心之本善去其私意之
不善其善者可以入聖其次者可以爲賢又其次者
不失爲善人此先王之時所以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而比屋可封也然所謂教者非出於先王之私意蓋
天有是理先王使順其理天有是道先王使行其道
因天命之自然爲人事之當然廼所謂教也故引中
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數語爲說
蓋爲教而不本於道則非教也爲學而不本於道則
非學也道者何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
也此天之性也人之道也知此則爲師者知所以教
人之道爲弟子者知所以進學之方矣

明倫明者明之也倫者倫理也人之賦命於天莫不
各有當然之則如父子之有親君臣之有義夫婦之
有別長幼之有序朋友之有信乃所謂天倫也三代
聖王設爲庠序學校以教天下者無他明此而已蓋
人而不能明人之倫理則尊卑上下輕重厚薄淆亂
而不可統理其甚者至於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
不臣夫婦長幼朋友各不居其夫婦長幼朋友之分
豈止而不可統理將見禍亂相尋淪於禽獸而後已

則小學之規模節目無所不備朱文公集小學之書大意如此

對小大學問

人稟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所以為人故人之德有五

仁義禮智信

人之倫亦有五

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

以人之德行於

五者人倫之間各盡其分乃所謂奉天命立人道也

然人生氣稟不齊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

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凡上品下品之人分數

常少而中品之人分數常多聖人立教使民生八歲

皆入小學及十有五歲學有長進始與王公卿士之

子同入大學小學教人自下事上之道

如子事於父臣忠於君等

類大學教人自上臨下之道

如敬天之倫德類

上知所

以臨下則下順下知所以事上則上安上安下順此

古昔治平之興必本於小學大學之教也

答丞相問論大學明明德

古之聖人以天地人為三才天地之大其與人相懸

不知其幾何也而聖人以人配之何耶蓋上帝降衷

人得之以為心心形雖小中間蘊藏天地萬物之理

所謂性也所謂明德也虛靈明覺神妙不測與天地

一般故聖人說天地人為三才明德的靈明天下古

今無不一般只爲受生之初所稟之氣有清者有濁者有美者有惡者得其清者則爲智得其濁者則爲愚得其美者則爲賢得其惡者則爲不肖若得全清全美則爲大智大賢其明德全不昧也身雖與常人一般其心中明德與天地同體其所爲便與天地相合此大聖人也若全濁全惡則爲大愚大不肖其明德全昧雖有人之形貌其心中暗塞與禽獸一般其所爲顛倒錯亂無一是處此大惡人也若清而不美則爲人有智而一不肖若美而不清則若人好善而不明其清而美者類鏡之明而平其濁而惡者類鏡之不明而又不平也其清而不美者類鏡之明而不平其美而不清者類鏡之平而不明也清美之氣所得的分數便是明德存得的分數濁惡所得的分數便是明德暗塞了的分數明德止存得二三分則爲下等人存得七八分則爲上等人存得一半則爲中等人明德在五分以上則爲善常順爲惡常難明德在五分以上則爲善常順爲惡常難明德正在五分則爲善爲惡常交戰於胸中戰而未定外有正人正言助之則明德長而爲善外有惡人惡言助之則明德消而爲惡清的分數濁的分數美的分數惡的分數

參錯不齊所以便有千萬般等第

此上論生來所稟

氣陰陽也蓋能變之物其清者可變而為濁濁者可

變而為清美者可變而為惡惡者可變而為美縱情慾則

清美變為濁惡明明德則濁惡變為清美天生聖人明德全明不用分

毫功夫於天下萬事皆能曉解皆能了幹見天下之

人皆有自己一般的明德只為生來的氣稟拘之又

為生已後耳目口鼻身體的愛欲蔽之故其明德暗

塞與禽獸不遠聖人哀憐故設為學校以變其氣養

見在之明開未開之明使人大明德皆如自己一般

此聖人立教之本意然為學之初先要持敬敬則身

心收斂氣不粗暴清者愈清而濁者不得長美者愈

美而惡者不得行靜而敬常念天地鬼神臨之不敢

少忽動而敬自視聽色貌言事疑忿得一日省察不

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之六

略也禮記一書近千萬言最初一句曰毋不敬天下

古今之善皆從敬字上起天下古今之惡皆從不敬

上生在小學便索要敬在大學便索要敬為臣為子

為君為父皆索要敬以至當小事當大事都索要敬

這一件先能着力然後可以論學學先要窮理且如

論人亦如何知得高下云云

論人亦如何知得高下云云

此是聖人境界之事也如何便到得須是忿思難始

古今之善皆然始乎士大夫可也今之惡皆然不始

於心而始於一善立十萬言是味一曰曰毋不始天不

要其變者足難亦十萬人亦常味其曰此林林之六

少其變而始於一善立十萬言是味一曰曰毋不始天不

美而也者不始於一善立十萬言是味一曰曰毋不始天不

必其變而始於一善立十萬言是味一曰曰毋不始天不

魯齋全書卷之四終

魯齋全書卷之五

其當自又曰四川按察司副使河內郝綰玉卿編集

翰林院修撰經筵講官懷慶何瑋粹夫校正

河內縣知縣關西高傑冠英刊行

雜著

紀疑二事答仲叔

家語亡弓

聖人之道惟仁與義仁則物我兼該義則職業有分

體用參錯莫可相離故語仁而不及義非仁也其流

必入於兼愛語義而不及仁非義也其弊必至於為

我考西銘理一分殊之說尤爲著明四五年來執此爲是用是心以揆昔者人亡人得之說故卒難領會近又推而論之似終有不可行者且弓之爲物細物耳雖曰人亡人得而勿求其失未甚顯也使楚子亡其失人亦曰人亡人得而勿問則已不可也况桀紂所失之天下即湯武所得之天下使曰人亡人得而勿恤則是淫暴之惡未可非而天命之斷未足懼也其可乎哉竊謂楚子亡弓之初當趣令求之求之不_得當自反曰我蒞事不敬也委政非人也往者既不_可追矣繼自今日兢兢焉業業焉任賢使能俾無再失則庶乎古人改過不吝克勤小物之義今乃舍此務以能忘爲貴則是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也職業不守而以溥博自居無乃近爲兼愛之說歟

論語予所否者

聖人之心固天地之心也然其處事接物必以己義制之初不問彼之天命何如也若以孔子之不與者遽爲天之所厭則其說反似過高而有難克其類者如不見趙簡子而趙氏之世方興請討陳恒而陳氏之族方盛若以趙氏田氏爲不義則可也若遽以天厭言之則有礙矣田橫若不死而仕漢則鄼商必無

可友之義曾子出妻所適之人曾皙必無受贄之禮
應事接物恐止以己義制之不必要彼以天之厭不
厭也今日所見若此未知何如

某再拜言來諭以反身而誠爲顏子樂處意
極精切某雖未能悟厥旨已謹受教矣家語
論語猶未盡曉敢言所疑

論子玉請復曹衛

論君子者必以德論小人者必以詐以德度德則君
子之優劣見焉以詐較詐則小人之勝負分焉德也
詐也雖有善惡之殊然各就其中間論之則未始不

以深造者爲得也爲君子者而不至於善之長爲小
人而不至於姦之雄則未見有以過人者蓋常於晉
楚爭霸之際觀之楚之得臣不自料其詐力之所造
與文公君臣孰淺孰深遽使伯棼請戰於楚子告於
晉師請復衛侯而封曹徒欲急間讒慝勇於立功而
不知區區小數已墮文公之譎矣以詐力之淺者角
夫詐力之深者是猶以瑕而攻堅以弱而制強吾未
見乎其可也城濮之師其所以潰亂而莫能支者是
果誰之咎耶子玉請復曹衛愚請數其失而論之自
周襄以來世以詐力相高然其詐力之所以高者亦

皆有過人之才焉識慮淺而不險者不足以爲詐故伯比之問隨也遺其禍於數年之後喜怒輕而量不弘者不足以爲詐故句踐之滅吳也恐其心於屢請之時今得臣既昏且蔽又躁而急迺欲擁西廣東宮與若敖六卒以挫堂堂之晉宜乎其敗也彼文公君臣巧譎萬變自古爲詐之人未有出其右者且明分曹衛之田以賜宋者非厚於宋也激齊秦之怒也私許曹衛之復使絕於楚者非愛曹衛也致楚之戰也至於退三舍而言愈恭者用以驕敵用以報德也用以感諸侯之心用以作三軍之忿而得臣於此豈非不知多方以誤彼又且甘投陷穽以致敵於人噫詐力之淺者見挫於詐力之深者亦不足重煩吾儒之議然於楚子怒得臣之際愚獨有矜焉自楚之竊據東南也憑陵華夏號召諸侯其威聲氣焰攝動當世亦可謂甚強矣然楚子既命無從晉師而得臣不忍私忿固請一戰楚子雖怒其不可而竟不能止孰謂以跋扈之君反不能下制一臣吁可怪也三綱倒置人倫不明國雖強大而君子以爲寒心城濮之戰萬不可勝政使偶而或勝則得臣他日恃功專恣之禍必有甚於喪師之慘矣世之詆霸者猶以尚功利爲

言殊不知霸者之所為橫斜曲直莫非禍端先儒謂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彼詆伯者以功利何其僭譽之深耶斯言其至矣

辨說

辨欲其信也辨而後信未若不辨而信辨而不信尤未若不辨之為愈也辨之要在於自克自克則喻喻則無事於辨矣偶未或曉則盡其心善其說以懇道之猶或未曉不强也二曉字一本幸而開悟則歸美而加敬焉晦其迹使人不知其出於已也此辨之善

也雖然辨出於不得已得已而不肯自己者是易言也易言則難信難信則人亦不信病其不信也力辨之辨之愈力而愈不信較勝不已至於忿爭敵日益多力日益困至其敗也猶悔辨之不至此豈辨之不至辨之已甚也吾竊嘆憫思有以告之木識其果信否也既而悔之以楔出楔以酒投酒是亦得已而不肯已者五十步百步又奚辨焉姑記其說時用自省

高疑字說

高生講冠禮予忝預焉既字之且求所以命生之意因為說以告曰世變以降波蕩風靡而天下曰趨于

薄昔者聖人蓋憂之故其垂世立言莫非惇本抑末以謹厚篤實爲勸蓋天下之善必原於謹厚篤實天下之惡必始於浮躁淺露此尊君命生之名取於鼎象之意歟又改本云去古既遠天下之俗日趨於薄風靡波蕩一往而不可復其間能以古道自重卓然不爲流俗所移其亦賢乎况又益資學問之力以進乎道則厚也不爲徒厚其正也不爲徒正體用具行而於出處窮達無施而不當其亦賢乎尊君以古自立而又以古道教生其命生之名取易卦鼎象凝命之凝欲生之以厚自成也以正自守也猶鼎之時焉雖然此體也未適乎用欲生之博文約禮日篤於人道之常猶鼎之享帝養人之用不爲法器而已也夫父子君臣者天之命也人之道也

王生名字說

王氏子昔嘗從予遊曾未閱歲廼遷居燕然于今蓋八數年矣頃來復過吾門狀貌加偉而其禮節恭謹無異平昔予嘉其處心近厚也思有以教之因其求更前名遂爲說以命之夫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君子所以終身守之者誠知大中至正極不可去也薄俗昏愚鮮克由禮昔爲師友今爲路人滔滔者皆是也

之子從學未久而獨能眷眷於相從之舊非本心之明有以自守其何以能之謹訓其名曰遵禮字之曰安卿誠能因其所已知擴其所未知因其所已能而推其所未能則他日脩身事親之際將不止如今日之王生也

吳氏傷寒辨疑論序

先朝國醫吳敏脩著傷寒辨疑論寔得仲景傷寒之要先生猶子璋亂後獨有其書頃嘗幸得而詳讀之槩見先生醫學之妙嘗謂醫方有仲景猶儒書有六經也必有見於此然後可與議醫然其文古其義隱

學者讀之茫然不可涯涘今是書辨折疑似類括藥證至發先賢之未發悟後人之未悟雖以愚之不敏一讀且有開益彼專門業醫者得是說而推之則所謂茫乎不可涯涘者當了然矣目曰辨疑夫豈徒云已未冬十月戊戌河內許某序

辨疑祭鄒國公文

惟公之生運適衰周正途壅底大道凌遲分承三聖力辨群疑禽獸揚墨妾婦秦儀宜載于典宜配先師敢脩庶品敬薦于時

祭李生文炳文

惟生總角從吾誦詩讀書善言日親惡言日踈二十
安學志向吾儒經史晝夜筆硯朝晡道則周孔治惟
唐虞究始與終論精及粗事我甚專敬我無渝不恤
異議不爲俗拘較之後生鮮或能踰我年四十病稔
微軀別汝西歸待死鄉閭三年林下頗得安舒事既
加少病亦尋除念昔舊學日就荒蕪思欲講明共力
誰歟我來自西跋涉崎嶇省汝視汝操立何如身出
門庭名聯士夫斐然成章不忘其初我竊慰喜有汝
生徒遂意老日相與鄰居益汝新聞卒我前圖舊縣
之別中懷未敷擬再會見叙此區區行舟摧發水路
縈紆十日之程歸復吾廬昔者憂汝多病而癯此別
安強謂必無虞訃音忽來告汝身殂我初聞之恍如
乘虛撫手痛悼放淚長呼三日皇皇食無一盂束裝
東行令婚與俱官事適丁引類連茹悠悠遠思阻越
旬餘今我來期弔汝城隅不復歡迎但爾荒墟可勝
哀哉可勝悲夫道之隳廢欲汝同扶天既奪汝天其
喪予我年日衰我德日孤思之念之我心如剗汝之
父母平日勤劬汝之兄嫂竭力馳驅汝未一報人世
俄殊生非已有死獨誰無惟汝之死家道淪胥幾成
而敗欲榮而枯念之思之能不噫嗚魂兮魄兮知乎

否乎一盃薦汝生其饗諸

留吳行甫疏

竊以學務求師師明則正可就學賢期衛道道明則益以爲賢義有常從謙何過執伏惟行甫先生德堪模範學究淵源已煩善誘之勤先著小成之效遠圖可望幼志俱親豈容中道之退歸深抑輿情之企慕智惟成物忠必誨人忍令諸子之無依坐視前功之不繼萬願復垂絳帳弘古人之舊風重受青衿起今日之新學謹脩短疏用表深衷切望高明特賜允許

寄左丞張仲謙書

吊者在門慶者在閭一倚一伏孰知其初君子存誠克已就義始若甚難終知甚易可委者命可憑者天人無率爾事有偶然舍苗不耘固爲有害助而握之其害甚大既徵於色又發於聲天道無他庸玉汝成

留別譚彥清

譚君彥清辭氣溫雅自始識竊有慕焉既又見讀吾聖人書雖館傳暮夜手不暫釋益使人嘆仰又接其論議則尚慕古人以敦本抑末實學爲己任雍容樂易大有以畏服人者方將鞭策駑蹇私擬竊放未能也將別再三求言正所謂借聽於聾假道於虞其不

可也又奚疑雖然盛意不可虛辱將以私擬竊效者
告焉可邪否邪請之勤而後言其或亦可少恕耶夫
人患不博古而博古者或滯於形迹而不可用於時
人患不知今而知今者或徇於苟簡而有害乎道二
者雖有皆未也惟學古適用隨時中理其庶幾乎君
之尚慕古人雍容樂易既能是矣能是而又言之不
幾於贅乎蓋將堅其所已至而期其所未至故云云
又譚君彦清辭氣溫雅自始識切有慕焉既又見讀
本吾聖人書雖館傳暮夜手不暫失蓋使人嘆仰既又
接其論義則尚慕古人以有爲於時爲已任鞭策駕

蹇私擬竊效未能也將別反再三求言正所謂借聽
於聾假道於盲其爲不可也同矣然盛意不可虛辱
將以區區者告焉可耶否耶請之勤而後言其亦庶
乎可耶夫人之學貴於師古而師古者或滯於形迹
而不適於用也貴於隨時而隨時者或徇於苟簡而
不中於理也二者其可謂善學乎惟師古適用隨時
中理然後可與論學君之尚慕古人有爲於時蓋能
是矣云云

呈丞相乞致仕狀

許某呈其舊患脚氣復因憂戚變爲腫此等病候類

多難治三數年來止以忌慎之嚴苟延視息今乃叨
居要地陪列元臣乏德乏才既不足以辨事非勲非
舊又不足以服人虛負寵恩莫任憂畏以故耳增重
聽心苦多忘腰痛未已而手麻腹滿終輕而洩瀉有
困危之勢無安養之期望加矜憐特賜聞奏使退循
常分守舊資豈惟免尸位之愆亦可效育才之助心
獲無憊病庶有瘳仰惟高明伏幸裁處右謹具呈

丞相閣下

年 月

日許某呈

辭免京兆提學狀

後學儒人許某先於輝州承奉 令旨遷來京兆教

授人家子弟欽依外今月初一日續奉 令旨該廉
宣撫保奏令某克本府提學者某自惟非才不敢祇
受即於宣撫相公及以次官員處告覆至今未蒙允
納竊聞提學官師表之任也儀刑多士檢正學業實
風化人才之所自緣某早年羈旅學無淵源於舉業
功夫未至成就若不量度叨冒寵榮取四方之譏辱
王府之命不止爲罪於一身也事有所係義在必辭
伏乞宣撫使司詳察擬爲回奏施行取鈞旨

乙卯年三月

日儒人許某狀

本設器歌

奉禮郎各齋戒丑前五刻執事帥共設俎豆神位前
史祝祝史亦同在籍以席加巾蓋自北而南分內外
左十籩右十豆二四四三居俎後東西相向南北行
一四二三分左右魚鹽棗栗實籩中菁葵笋芹對於
次豆兔魚並韭菹次籩桃榛及鹿脯栗芡菱盛最外
籩醢醢鬻豚儘西布羊俎東豕俎西熟載三端十一
體正直橫長代短雙脇脊居中肫胙底上端更有肩
背臠此是卜一羊如豕豕前更有祝版案羊前爵玷
東幣篚籩豆兩間何所增毛血一豆南三登東西排
實大羹登南更有三鉶鼎和羹加柶東西等少南南
北簋簋行簋二偏東實稻梁簋二偏西置黍稷東西
正與兩俎直簋簋之間或有爐兩燭俎前安可無左
右配位同前設更排籩豆在十哲籩鹿栗豆鬻菁俎
在籩南肉二斤籩豆之間容簋簋簋簋之間實黍米
更加坩燭於俎南然後之間設酒醴北向西上加案
勺犧象齊盞及明水清玄設置二山罍六尊有坩俱
相尾配位樽罍酒醴同設位之時稍近東

書簡

與竇先生

老病侵尋歸心急迫思所以上請未得其門也邇來

相從實望見教不意復有引薦之言意一作圖聞之踧踖

且驚且惧邸舍中懇陳所以不可之故至於再三始

蒙惠許違別三數日復慮他說問之不終前惠是用

喋喋重陳向來懇禱之意嘗謂天下古今一治一亂

治無常治亂無常亂亂之中有治焉治之中有亂焉

亂極而入於治治極而入於亂亂之終治之始也治

之終亂之始也治亂相尋天人交勝天之勝質揜文

也人之勝文勝質也十四無此天勝不已則復而至於

平平則文著而行矣文一作平則斯故允善惡得失之

應無妄然者而世謂之治治非一日之為也豈一作治

之為其來有素矣漸一作人勝不已則積而至於偏偏

則文沒不用矣一作偏則斯文故允善惡得失之迹

若謬焉者而世謂之亂亂非一日之為也一作亂豈

乎其來有素也析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

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時也時之所向勢也勢不可違

時不可犯順而處之則進退出處窮達得失莫非義

也古之所謂聰明睿智者唯能識此也所謂神武而

不殺者唯能體此也或者橫加已意欲先天而開之

拂時而舉之是揠苗也是代大匠斷也揠苗則害稼

代匠則傷手是豈成已成物之道哉即其違順之多

寡乃其吉凶悔吝之多寡也平生拙學認此為的信

而守之罔敢自異

一作不救

之地是果相知者所為耶

區區者所望耶像

然盡餅居之自若又豈區區者所敢耶二十三字

無益清朝徒重後悔豈交

區區者所望耶像

游之泛不足為之慮耶抑真以樗散為可用之材也

耶

一作相愛之深未應乃爾

必一作何乃爾

若夫春日池塘秋風

禾黍夏未雨蚕老麥收冬將寒困盈倉積門喧童稚

架滿琴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拙謀或可以辨此也

是以心思意向日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

百周千折必期得此而後已先生不此之助而彼之

助是不可其所可而可其所不可也其可哉將愛之

實害之萬惟恕察言不能隱括悚息待罪

與耶律惟重

書奉寄耶律生又別不得會見豈勝懷想王之奇來

審聞尊丈以下皆安良慰西山詩說與文公詩傳異

同此非區區所能辨然夙昔愛生勤學似不欲虛其

所問雖自知淺陋猶喜一言之春秋壞於三傳此說

固矣然盡去三傳而不讀吾恐擬議之失又甚於三

傳書義壞於漢儒之序此說固矣然盡欲去之而不

讀吾恐逆度之差又甚於漢儒之序程朱以來講明

究析其可信可疑亦畧有說蓋自焚滅之後歷千餘
歲其間變故又復不少遺脫舛誤焉能盡如洙泗之

舊雖語孟二書亦有可疑學者但當求其旨意

溫柔敦厚

經夫婦成孝敬

以身體之日積月累庶或有益至於此等疑

議姑闕之可也舊見西山文字平實簡易不意此論
急迫慢罵殊無溫柔敦厚含蓄氣象抑豈少日之爲
耶抑或他人爲之而傳者之誤耶觀其考覈辨難出
人意表未易折衷容胥會時更論鄙見如此未識果
是否耶因風附意惟慎愛是望不悉

與子師可

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自汝孩提便令講習望於
此有得他書雖不治無憾也今殆十五年矣尚未成
誦問其指意亦不曉知此吾所以深憂也高凝來聞
汝肯自勉勵勝於前日我心甚喜未識其果然乎韓
遵道今在此言論意趣多出小學四書其註語或問
與先生格言誦之甚熟至累數萬言猶未竭此亦篤
實自強故能爾爾我生平長處在信此數書其短處
在虛聲牽制以有今日今日之勢可憂而不可恃也
汝當繼我長處改我短處汝果能篤實果能自強我
雖貴顯云云適足禍汝萬宜致思比見且專讀孟子

孟子如泰山巖巖可以起人偷惰無恥之病疑也相
與輔導之
至元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與子聲義之二執事

比年諸幼多病不勝憂苦近方收拾一二小者爲可
子讀書計政恐擾動不安聞令親傳道雅意甚非所
望某之愚陋先生之所知也得受共成一塵與老妻
稚子竭力耕耨閑暇日會二三學者讀古人書則志
願足矣且西去丘隴不遠尤爲快便日夜思此至熟
也夫尊榮貴顯固人之所甚欲然鶴之乘軒隼之乘
墉豈惟取謗怒於天下彼挾矢者交會圍至殆其生

之不能保將愛之實害之先生不慮及此耶區區之
懷冀蒙照察是以不避抵冒之罪極意盡言賢王誤
采虛名曲岳召旨以學官之職降付鄙人逃去則不
敢聽命則不能夙夜憂惶莫知所處聞二君子還王
府已有解釋之路願賜教約夫尊貴安顯固人之所
愛然鶴之乘軒隼之乘墉反足以賈禍而召怨曾不
若安守貧苦之爲愈也亂後雖處小庠實出僭妄比
年竭力經營田廬庶覆前日之非何意虛聲展轉至
於如此二君子最知某者萬願爲意某頓首再拜

與伸晦仲一

某頓首再拜兩君子執事將春敬惟雅况清裕某山野鄙人虛名過實不勝愧負仲一過京北以稠人中不克款附所懷繼荷仲晦公特書慰勉使某寬而居安而待其時已爲士君子家託二三子相從正句讀今復十數矣其束脩之供給有餘裕恩旨益之以俸給是魚肉而又能掌也以義制之不容有受且仲可遵道之生理未治其事體自是不同再四辭於宣撫廉公左右未見從允靜言思之將苟避矯激之嫌必難免士林之誚託所以解之非二君子其誰可而弗獲即有不安明公必能見察於言意之外也區區不

已重附從宜李公幸矜亮

恩旨令某充京兆提學某之寡陋先生素知使依先所降恩命教人家子弟已愧不稱况提學之職必習知舉業場屋有聲者可得爲之而某蹇淺昏昧一無所曉何以當此苟強顏爲之不唯取笑四方爲士友所責亦恐用非其人爲當路諸公之累是以傾輸悃幅冒瀆陳說仲晦仲一二君子所願奉致此意何由使其得守先命少緩士林之議便風不乏伏賜誨藥邇者從宜李公來傳道二君子雅意佩感但病中不作書爲謝

與友人

把仲輝具悉日來所履良用憮然某也與子爲師與令親爲友不能善誘善導使入孝慈顧相怨交惡反出哀俗之下益自知平日區區初無小補德之涼薄其誤人乃如此可勝負愧勸道之言非有固吝但疇昔事幾方來嘗面陳可否猶黑白然且不見信今業已爲之豈咫尺之書所可回邪雖然故舊之情不忍遂已擬托韓遵道過蘇門款叙所懷雖知強聒罔濟以愚懇無他庶或有一中耳汝今所處固爲甚難然天下公議必責備于臣子必責備于賢者父之過即

子之過也正當反躬自克百倍其勇令親之失亦汝之失也此若不悟勢將滔滔有無窮之悔矣重思

與李才卿冠子益楊元甫論梁寬甫病症書

梁寬甫證候右脇肺部也嗽而唾血舉動喘促者肺診也發熱脉數不能食者火來刑金肺與脾俱虛也脾與肺俱虛而火乘之其病爲逆如此者例不可補瀉蓋補金則慮金與火相持而喘嗽益增瀉火則慮火不退位而痰癖反盛正宜補中益氣湯先扶元氣少以治病藥加之間已用此藥而不獲效意必病勢苦逆而藥力未到也當與寬甫熟論遠期秋涼庶就

平復蓋肺病惡春夏火氣至秋冬則退也止宜於益氣湯中隨四時陰陽升降浮沉溫涼寒熱及見有症增損服之升降浮沉則順之溫涼寒熱則反之順其理和其氣爲治之大方也

或覺氣壅間服加減枳朮丸或有飲間服局方枳朮湯數月後庶逆氣少回逆氣回則治法可施但恐今日已至色青色赤及脉弦脉洪則無及矣近世論醫有主河間劉氏者有主吳州張氏者張氏用藥依准四時陰陽升降而增損之正內經四氣調神之義醫而不知此妄行也劉氏用藥務在推陳致新不使小有拂鬱正造化新新不停之義醫而不知此無術也

然而主張氏者或未盡張氏之妙則瞑眩之劑終莫敢投至失幾後時而不救多矣主劉氏者或未悉劉氏之蘊則劫效目前陰損正氣遺禍於後日者多矣能用二家之長而無二家之弊則治庶幾乎寬甫病候初感必深所傷物當時消導不盡停滯淹延變生他證以至於今恐亦宜倣劉氏推陳致新之意少加消導藥于益氣湯中庶有漸緩之期也鄙見如此未敢以爲必然惟吾才卿元甫子益共商論之

與王濟川

濟川詳議友兄執事之用春來會見無恙也別去不

知遽爲永訣追念往者相從之舊豈勝哀痛少者致
養老者待養人之常理吾兄春秋高生業未遂已爲
憂苦不知又何以堪此也凶變之來莫測以爲天耶
人耶要必勉自寬解遠爲後人慮庭玉回早叙區區
之寄任重尤當自力餘不及盡言之

與韓邦傑

總判邦傑舊游相別之久相去之遠公務匆冗中乃
不能相從之恨殊慰懷想而無競又論爲學爲政皆
有進長允可喜也某臥病僅一月未能出門無補公
私徒增愧恐區區之念想諸公可憐也此會見望以
時加愛加勉不能悉

與提學

提學先生執事顯之來審文况安適爲慰向來會晤
俱以匆匆不遂挽留之願別後寓此又復一年無補
公私徒增憂惧念昔相與鄰居接壤課督兒輩種田
讀書徜徉山水間以盡餘生此志竟得遂否病中草
草奉候未間千萬保練是祝區區不能悉

與李仲實

總管友兄執事太夫人捐館既不克奔慰又無便風
以奉區區可勝惆悵關中之別迨今幾十年不獲寧

處風疾纏綿重重憂患鬢髮白已盡矣何時一見細
道久別之懷因風敬附謝懇未問天氣尚熱萬祈以
禮自愛不宣

與孫謙甫

謙甫友兄執事遠承惠問且知別後尊况佳安喜慰
之至秀才德性可愛及此妙齡肯爲學不輟其成就
當有過人者今日所期雖未即遂或者天命未欲小
成乎事既偶然惟宜緩待不知以爲何如會見時當
秋涼保練是祝區區不宣

與趙輔之

宣撫公契舊執事託梁寬甫奉書想今已達秋涼遠
惟文候康裕小事輟復干浼某人某之甥也聞爲同
儕所苦執事肯爲區處得就安便甚望竹頭木屑或
可量材用之又出望外也國務方殷不暇言此瑣細
豈勝愧悚然親戚之求有不獲已焉者萬乞照亮未
間惟爲國爲民自愛重

宣撫公舊契執事執別膏腹忽復許久豈惟交游之
舊日積馳情向來定亂破敵爲天下賴此又欽服之
意不容已也某來辱惠音承起居住勝太夫人亦康
健感慰可量某自去歲得脚氣近日始緩餘皆無可

言者因風奉報比良晤萬冀爲斯民自愛區區不宣
與友人

向來報書想已聞達某行重附鄙意某自前年得還
鄉甚思吾友相與鄰居方將經營復此遠出今居燕
城日就衰朽何別離之易會聚之難如此也區區拙
迹某人能道其實不足煩吾友慮比會晤唯祈以善
自重不宣

與君瑞

先生侍側某來辱誨簡審聞尊况動止康裕甚慰遠
懷某即此旅寓日益無聊某人歸能道其實外人或

傳曾受職任正由不知已者相玩戲也掛齒且不可
况筆之書乎千萬乞照亮未間惟冀以道自愛區區
不宣

與扈正之

正之鄉兄執事向在閩中得幸相近以墳壠之故不
遂相守吾兄遠送臨潼哭佇爲別可見顧愛之情如
此其別後日復一日馳驅道路間意昔者相從之樂
可勝悵惘秋涼遠惟尊候泊仙輯各安裕某即此區
區無足道者未間惟調護即前高大不宣
向在閩中得親近才卿文遠輩有講習之樂有切磋

之益東還入紛擾冗中所接聞殊不如意加以衰病
繼作旅寓遠方憶昔相從優游自得豈勝悵惘秋涼
敬惟尊候泊玉集各安順人行草草附問會晤未涯
切冀以時自愛區區不宣

與許仲常

向約鄧州迴即寄書來今不聞一信何耶生事當着
實自力不須更求勾當慮日後愈無涯際悔不可及
也當深思之比見惟勵不息

與孫伯玉

伯玉友舊執事春初遠惟福履清佳老得吾友相與

鄰居實夙昔所願方率兒輩結茅樹桑爲讀書計不
意有此行也今雖寓此請歸之念無日去心新居草
糊計多勞苦要當安心勉力庶可必成也因風示報
爲幸人行敬附鄙意

伯玉友兄執事犬子來知有幼孫之憂而生理又復
不遂可勝動念人生所遇或厚或薄理有當然故聖
人教戒正要於此益堅益壯不可怯懦安也積學力
行始亨之端犬子還能道區區也正遠惟千萬自愛
不宣

與張仲謙

左相心契執事十九日承手書且聞起居康勝喜慰不可量其之拙學無足言者而執事虚心每每問及尚未知果不足用也雖然盛意不可虛辱竊謂父子君臣實天所命能順而不失則人道備矣其利與鈍成與否雖古人不能必吾豈可不听聽天命而苟爲哉管見區區只此爲是是所以爲拙學也材木盤費極感厚意因風奉答兼謝此晤對千萬慎愛不宣

左相心契執事犬子於六月二日病歿其罪逆深重不見佑於神明使禍延所愛肝腸痛慘猶鈍刀割裂仰天長號不知所以爲言但犬子初還家飲食猶日

進二升時欲持行四月初聞妻子不來病遂日增醫者診之鬱證也由心氣不足親友亦咎其當時不即挈引還家故致如此病且革果惟不得舒暢使然胃膺氣滯不得上下以至於死事已往矣萬悔何及人生脩短固有定數不可改易然淺懷俗見終未能無恨於此也望以是意達之焦氏良親幼孫在樞樞使他日得承吾兒後萬謝萬感雪齋侍講郎中三執事皆不及另書望道此意壬辰後憂苦無若今日殆不可生存矣因風幸示教

與文子真

向托劉孝叔附書不意就此況滯靳生行復令附信
已不及矣自今觀之正宜慎言克已安心靜守紛紜
之議不須辨也此夏或得還家當細說此未間惟好
自愛重不悉

與呂伯充

書奉伯充秀才不意凶變令尊丈棄榮養可勝驚焉
但舊聞伯充途中偶與人相從及相別心爲不忍
今罹此艱咎何以堪處葬禮遵用遺言依倣古制信
道力行至於如此楊元甫之亞也敬歎敬歎路遠不
及一往慰問悵惘曷可言未間惟以禮自盡區區不

宣

與廉宣撫

宣撫相公執事比日車從過覃懷不獲一見可勝悵
惘時暑惟起居安裕友兄楊元甫隱士也篤信好學
操履不苟實我輩所仰重執事時肯眷顧美事也劉
成之舊從姚司農今將還家謹託附意比良晤惟千
萬爲國爲民自愛區區不宣

向來會見以相愛之故故不敢不盡所言然其辨折
可否頗傷急迫將謂獲罪於吾兄也違別未幾遽辱
誨音知吾兄襟度寬綽或見區區之意本無他也感

慰感慰敬生還草附謝懇正遠惟千萬保練自重不宣
某自大名遷居蘇門其大喜有三親善人也近鄉士
也得佳山水也是以藝麻樹桑圃爲老計三數年雖
所謀未果而志慮意堅於向時矣

某頓首再拜啓蘇門之來此迫于明旨俾教授子弟
某以常爲小庠故不敢昧而不得辭已聞四方之傳
形於謗言著於譴諉聲聞過情之耻宜被一身惟有
玷乎諸公之明悚懼無既茲復頒以提學之命恩則
厚矣憂如之何畏辭納于宣撫廉公未承見允憂懼
薰心感病如舊不能起者旬日矣其不安之勢可以

憲曉且提學主司之職京兆學官且望考校賦詩議
論積年于是將使無素業者易而尸之於公議自不
容安故敢上冒威名陳辭於左右冀復款于仲晦仲
一洎諸君子因大用回附片言隻字以諭撫司得伸
卑懇不勝拜賜

某頓首再拜啓邇來草率奉書想不爲浮沉然區區
所求至甚切故又喋喋京兆舊有提學每旦望考校
賦詩議論是爲所職而某於舉業初不曾攻習向者
雖守小庠僅能與童子正句讀釋音訓而已今代領
其職是羸夫負烏獲之任也雖骨折筋絕其可勉強

累復求于宣撫庶公莫爲回奏未見允許憂懼薰心
至於臥病其不安之勢先生可想見也恃愛舊願致
此意于仲悔仲一二君子若獲專奉元受恩命教授
子弟則駑蹇之資可以勉勵庶幾小安也未知高明
以爲何如

某頓首拜啓復十六日承誨簡知近日宿疾尚未
全愈可勝憂想桑根煎固治肺疾然須從升降浮沉
多加時藥少加治藥以待秋涼雖旦暮未有顯效而
他日奉長之氣漸有生發則神祕湯輩可以兩服便
驗斯理也嘗與遵道論之甚不可以迂濶淺近之不

信也未知先生以爲何如

郎中心契執事別後南歸得守丘壠殊適所願老來
情思苦厭喧雜課督兒童種田讀書雖拙謀心自喜
幸農夫野叟日夕相遇與之話言固不盡曉要其中
無甚險阻是可尚矣遠辱承寄兩枉書教且承雅意
肯屬鄉閭迂濶之爲亦有同者喜不能寐佇俟好音
鄙人有幸須得會合切望切望

代李和叔與兄子

叔書付兄子天敏吾先本名族自兵亂以來衰頽不
振諸子且孱弱未見可以繼復先人之舊者獨汝沉

靜敏慧度越諸子我是以崎嶇宛轉求托於王公文
秉也既從學有稱於同輩至慰所望比年以親事隔
遠不得躬親勸督殊使人動心吾意汝之進學不類
於前日耶則本質沉深遽變於歲月之頃吾意汝之
進學果類於前日也則行人絡繹了不聞勤苦之言
因念家業陵替使汝婚娶之禮不如宿昔之舊可嘆
也可愧也三數年來吾以目疾失明凡曰交游曰故
舊莫不傷悼矜憫有不遠百里而慰問者昔者子夏
聖門之高第其失明猶曰天乎天乎况我淺薄之資
處憂患之餘能無動於中乎先人之業欲墜未墜望

所以興復吾門者唯汝耳汝而肯學則吾李氏之後
廢其餘輝矣汝而不學則吾李氏之後為工歟為商
歟為牛童歟為馬走歟蓋有不忍論者此吾所以重
傷隔別之遠而愈益失明之恨也吾先代皆以宦業
名世原其所自蓋積於勤學學之於人其大矣乎父
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各有
當然之則此人倫也苟無學問以明之則違遠人道
與禽獸殆無少異以禽獸無異之材汲汲焉求處衆
人之表吾見其謬悠荒唐之言卒陷於自欺而後已
也吾衰且老重以疾廢平時所期於汝者自是愈切

不知汝之處心亦果如吾之處心乎欲話所懷竟未
有便庭除至近也須扶引乃能出入千里之遠計會
聚於何時

魯齋全書卷之五終

